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
第一回 千里關山欺二豎 六朝金粉擅雙珠

暇日無事，遍閱諸家說部如《西廂》、《還魂》、《長生》《琵琶》等書，寫得淋漓盡致，無非發揮一個「情」字，言言合理，洞中人心。古今來多少英雄，總不能於情脫略。即人生五倫之樂，皆可言情：出身仕國，魚水之情；居家事親，色笑之情；昆弟聯襟萼之情；夫婦篤燕好之情；朋友有投贈之情。推之於日月四時，蟲魚花鳥，目見之而成色，耳遇之而成聲，皆足怡我性，悅我情。吁！此得乎情之正者也。或不然，秦樓楚館，日逐狹邪，白首爭盟，黃金買笑，間或得一知己，兩兩情濃生死不易，若者雖非情之正，亦情之鍾也。其餘如朝暮陽台，沉酣雲巫，則謂之淫。所謂情者，非人人共喻之情，惟爾我獨得之情，宣諸口而不能，蘊於心而不泯，刻骨相思，切身痛癢者，斯謂之情。然而非什百庸眾之流，所能夢及。何也，緣情以文生，文以情副，故才人魁首，始識情真；仕女班頭，方臻情妙。或以餘言為誑者，盍觀昔之薛濤工詠，琴操通禪；憐人小小，湖前墓石猶存；不語真真，畫裡音容宛在。何莫非心似珠圓，身同玉潔者哉。寄語多情，可信餘言之不謬矣。閒話休提，單言正傳。卻說我朝鼎盛之時，金陵出了兩個名妓：慧珠、洛珠，本係同胞所生，原籍蘇州人氏，卻也是個好出身。他父親姓聶名泰森，娶妻王氏，單生了慧珠姊妹二人。泰森在蘇州開片藥鋪，生意十分茂盛，到了中年，身邊大大餘積了幾文。一時宦興頓生，收了藥鋪，攜資赴部捐了個巡檢。不到半年，銓發了廣東河泊所，是第一個好缺。泰森歡喜非常，急急趕回蘇州？帶了妻女赴任去了。不料喜極悲生，一則泰森年過半百不經勞苦；二則廣東近於煙瘴，到任未交一年，忽然得了個奇疾，一命嗚呼。可冷王氏舉目無親，雖然有點積蓄，泰森一味要好，冀圖拉攏，在日時全數結交人了。只得罄囊摒擋，盤了丈夫棺柩，帶了兩個幼女，悲悲切切，一路回家。

非止一日，已到蘇州。要知世上人多半是勢利的，泰森赴任時，親友餞行，十分熱鬧；今日棺柩回來，連弔慰的都少了。王氏擇日將丈夫安葬已畢，想著自己終是個女流，又無貼己親戚可靠，何能眼睜睜的坐吃山空。只得央人將本身住屋與幾畝薄田賣去，帶了女兒來投他胞弟王仁。這王仁在金陵開了個果鋪，倒也過得去。誰知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泰森到廣東時，王仁已經病故。王仁又無家小，所以無人送信。王氏到了金陵偏又落空，急得要死卻也沒法，只得賃了一間房子，在秦淮河邊暫為居住。終日悲苦，想著丈夫，又想著兄弟。所喜兩個女兒業已成人，出落得十分跳脫，心性又靈巧，尋了些針黹貼補過活。

一日，王氏坐在房內，看著慧珠替人家刺繡，洛珠站在旁邊，一對兒如粉妝玉琢，容光互映。王氏忽然低頭歎了口氣，想道：「如此兩個女兒，偏偏他父親早死，將來逐高就低不知許配個什麼人家。若此時還在廣東，怕沒有大家子弟前來爭聘：」又轉想道：「丈夫辛苦半生未能安享，大不該捐這個窮官去做把性命都做掉了。到金陵來，滿指望靠著兄弟，那裡知道兄弟又死了。三個沒腳蟹女流，落魄異鄉，將來不知如何結局；」想到此處，不由得撲簌簌落下淚來。洛珠一眼看見，忙忙走過用手伏在王氏肩頭笑道：「母親，好端端的為何又尋起苦惱來？你看大姐繡的個交頸鴛鴦，比翼雙棲，向活的一般。」慧珠聽得妹子說話，抬起頭來，看見王氏淚痕滿面；又聽妹子說交頸鴛鴦如活的一般，不覺觸動自己心思，眼圈兒一紅，也流下淚來。洛珠見姐姐又哭了，怔怔的不知何故，自己心裡覺得一酸，也哭起來了。王氏正在悲傷之際，又見兩個女兒如此，欲要勸勸他們，無奈喉間悲咽不能說話，心中愈急，那眼淚愈來得湧，索性放聲大哭。

母女三人正哭得難解難分，卻驚動了隔壁鄰舍宋二娘走了過來。這宋二娘是個寡婦，專靠做穿媒說事打合過日子。生得伶牙俐齒，女眷們多喜歡他。外面送他個綽號，叫做說不煞的宋家，又叫做寡婦嘴。那日聽得王氏家中哭得驚天動地，怕出了什麼事情，忙忙的走過來。一抬頭，見他母女三人相對而哭，笑道：「咦，奇怪得很，人家無事，說了玩，笑了玩，也有鬧了玩。卻沒有見過你娘兒們坐在家裡，哭了玩。如果歡喜哭，現在三門門苟上劉大人家老太太死了，前日找了多少人去舉哀。我把你們舉薦了去，還可以將眼淚換錢用，強如在家白白的把哭都糟蹋掉了。」王氏聽了，忍不住「撲嗤」的笑了一聲，二珠也笑了起來，一面讓宋二娘坐下。

二娘道：「聶奶奶，我與你做了幾個月鄰居，不是聽見歎氣，就聽見哭泣。你們的景況，我也稍知。縱然日夜愁煩，於事何濟，卻要想個一定的主意。況你家兩個姐兒，要算數一數二的人材，沒事望望也是歡喜的。」王氏歎了聲道：「二娘，你不問我我也不說。終日愁苦，就是為的他兩個寶貝。我今年半百外了，死亦死得值，這般日子，也無甚貪戀處所慮他姊妹兩個，又未曾許配人家，不怕你笑，高門大族是不要我們家女兒的，過於不成個人家，我又不忍草草了結他們終身。」二珠聽見說到他們身上，托故進房去了。

二娘點點頭，把王氏看了一眼，眯眯笑道：「我倒有個從權的法兒，只怕你老人家不願意。」王氏道：「說也何妨，大家商量商量。」二娘把自己啞頭擱了一擱，靠著王氏肩下，低低的笑著說道：「若論這句話，我也不該說。承你老人家意思，一定問我，好比粉牌上寫字，抹掉了重來。」王氏笑道：「正文一句沒有說，倒哆囉囉的講了一起的閒話，真真不愧你那個混名兒。」二娘道：「好歹你要我說的，說錯了不能怪我。我走過多少大家小戶，好的、丑的都比不上你家兩位姐兒。以現在時勢而論，你不要怪家是不願與你結親，若是將就些，不獨你不肯，就是我也可惜了兩位姐兒的人品。這些話還是後文，目下的日子，我見你們很不容易支持。單靠做針黹，一日到晚，不過那幾個錢，終非長久之計。你家姐兒既生成這樣好相貌，不如從個先生學學彈唱。一二年中傳說開去，引動了一班大老官，要一千是一千，要一萬是一萬。好在陪人談談唱唱，又不做那些沒行止的事。南京城裡是這般邪氣，越是如此，聲名越重。或者碰著了合式的王孫公子，郎才女貌，一樣做個平頭親兒。將你接了去，後半世不愁了。你家姐兒，將來做太太做夫人都料不定的。況且你們是異鄉人，沒得人知道底子的。後來衣錦還鄉，一牀錦被蓋得密密的，那裡有人曉得。還有句說話，你老人家可曉得如今世上的人，是笑窮不笑賤的。這是我一團好意，不要認做唐突你老人家。」王氏搖搖頭道：「我雖非名門大族，也是個清白人家。亡夫在日，也做過小官。豈不被人說我們窮的志氣都失了。倒不如餓死了，還算乾乾淨淨的。」二娘聽了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我說你不願意，又逼著我說，倒叫我沒趣。」說著，訕訕的走了出去。王氏只說聲「好走」，將門關上。

母女三人吃了晚飯，收拾已畢，忽聽得窗外浙浙瀝瀝的下起雨來。王氏點了燈去看門戶，見灶上柴一：根也沒得，再看看米也只夠一日吃，心中好不煩惱，偏生天又落起雨來。進房對二珠道：「前日那針黹上錢，可有沒付過的？」慧珠道：「連下月的都付完了。」王氏道：「這便怎處，柴米兩樣一時俱沒了，又無處挪借。就是這幾件衣服，已近深秋天氣，一日冷似一日，萬萬脫不下來。這個日子怎麼挨得下去。適才末家裡的話，未嘗無理，想一想我們如今除了這著，也沒有別的路走。最難是面光光的，怎樣轉得過來。我做娘的，斷不能逼你們乾這件事。」說罷，深深的歎了一口氣，掉了幾點淚來。慧珠道：「宋二娘的話，我也聽著說，雖然不近情理，卻是為我們的話。女兒們不懂得什麼，母親是有年紀的人，將二娘的話斟酌斟酌，可行則行，不可行就罷。難道母親還給苦女兒們吃麼？」王氏聽女兒話已活動，心中歡喜。

次日，到末二娘家，不好陡然開口，只得先托他借貸，二娘卻說了多少難字。王氏明知道他不行，隨後慢慢引到昨日話上來，托他找個先生，卻暫且沒得束脩送他，並允定二娘日後重重酬謝。二娘拍手道：「我說你老人家，鄉下人吃橄欖回了味了。這件事卻容易，斜對門有位郭先生，他名字叫個郭桓，也是你們蘇州人。先前倒是個大嫖客，如今玩完了，教幾個女孩子，很過得去。人是極好的，他本是個大處出身，只要學生合式，不講究錢鈔的。而且一肚一產好筆墨，本地人都不肯把他當教師看待。明日我去說聲就是了，他有幾個女學生，都是我說進去的。」王氏謝了又謝，方回家來。

果然二娘對郭先生一說即行，次日將二珠帶去，見了先生。郭桓看他姊妹大有出息，十分願意，連束脩都不要，言定日後一起酬師，王氏，格外歡喜。從此每日二珠早去晚回。間有缺乏，二娘反倒肯代王氏挪借點兒。一則二珠心地靈巧，加以郭桓盡力教

導，不到半年，二珠聲名大半城皆知，兼之二娘逢人說項，稱贊得天上人間有一無二。有幾個慕名來的，先走了二娘的路，方許見面。二娘又把二珠聲價說得重重的，這些人見了面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倒也情願，竟以一見為榮。王氏身邊年來很聚了若干，在桃叫『渡口買了一所人大兩進房子，門前有一片空地。連二娘都接過來同住，煩他各事幫襯，倒也相安。

慧珠今年長成十九歲了，生得面豔芙蓉，腰柔楊柳，兼之琴棋書畫件件皆精，說不出那一種秀潔的丰神，令人見之可愛可敬，卻性喜簡默，不輕易與人一言。洛珠比慧珠小一歲，生得肌豐似玉，骨重如金，於筆墨上卻不甚留意，音律弦索獨步金陵，又藹然春風令人喜悅，每到興酣時，隨口詼諧總成妙謔。

他們同學時，有兩個女孩子：一名蔣小鳳，本地人；一名趙小憐，蘇州人，皆是色藝絕佳，與二珠甚為契合。小鳳到揚州去了，小憐回蘇州去了。外面有一句口號道：要看美人圖，金陵看二珠；要看真活寶，世上有二小。一時公子王孫、騷人詞客，或接心交，或聯密友，車馬填門無時得暇。

這二珠的聲名越傳越廣，卻引動了一位多情義的才子，做出了許多絕頂的事來。未知後事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